□十八番

补鞋匠老王

我30多岁的时候,一天到晚屁股不 落座,运动量大,鞋子也特别容易损坏, 隔几天就得去补鞋摊。常常一边坐等鞋 子,一边观察周围的人群,时间久了,就 会发现不同的补鞋匠,周围聚集的人群 是不同的,补鞋摊犹如一个小小的社会,

每天都演绎着各不相同的故事。 现在谁还会补鞋?街上的补鞋摊, 如同那报刊亭一样,快要消失殆尽了。 不过,补鞋匠老王的形象却如刀刻般在 我脑子里,不经意打开,记忆就如富春江 中的碧波一样,滚滚而来。

老王的补鞋摊就坐落在富春路最繁 华的地段

老王身边,总携着一只简陋的木箱 子。打开木箱,像打开了百宝箱,里面又 分几个抽屉,榔头、剪刀、钳子、线、皮、钉 子、胶水、鞋掌,各样物件齐均。当然还 有一条自制的可以折叠的小凳子。

有一年初夏,我拿了双新买的皮鞋 打算去钉鞋掌。时当午休,老王正眯着 眼睛打盹。我接连叫了几声:"大伯、大 伯!"他一下从睡梦中惊醒过来,用手擦 了擦眼睛,露出歉意的微笑,问我道:"补 鞋子啊?"我说:"钉鞋掌。"他拿过鞋子, 一边看,一边用手用力捏了捏:"今天你 先拿回去,过三四天再来。"我非常诧异: "你现在不是空着吗?"他笑笑:"不是不 给钉。一则让鞋底适当磨损以后再钉, 穿起来更合脚。二则还要看看鞋底的质 地是否适合钉鞋掌。有的鞋底不适合钉 鞋掌,一钉就破,那样就可惜了。"随后, 他又说道:"其实人也一样,先要经过小 试,方可大用!"

老王一番话,我很震惊,原来钉鞋掌 还有这么多门道。我抬头看他,一张饱 经风霜的脸上,清晰地镌刻着岁月留下 的沟壑;微微深陷的眼眸里,射出坚毅而 沉着的目光。中年人,中等个子,身体偏 瘦,因为瘦的缘故,看上去比实际身材要 高很多。尤其他的两只手掌,不仅粗糙, 而且特别宽大。当他拿东西的时候,好 像不是用手在拿,而是用大钳子稳稳钳

再一次去找老王,是为了补一双运 动鞋。因为对运动鞋性能不了解,又图 省力,懒得换来换去,没多久,鞋帮就多 处脱胶了。彼时,我们单位已经南迁,我 去单位附近的好几个补鞋摊,结果都没 有补牢。于是,又跨江去找老王。他对 我解释:"鞋帮与鞋底,原是通过加热粘 起来的,用一般的胶水确实粘不牢。我 熬制了一种树胶,不知是否有用。"并说: "树胶需要加热才能粘,现场没有工具, 要带回去。你明天下了班来拿吧!"当我 第二天下班后赶去时,已经5点40多分 了。他大概为了等我还没有收摊。一看 到我,就露出满意的笑容:"我已经试过, 应该粘牢了。你穿着试试看。"果真如他 所言,从此后再没有脱胶过。

有了这两次补鞋经历,我就决定,以 后将所有的鞋子都拜托给老王。

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去补鞋,竟然有 一种小小的向往,看老王补鞋,和他聊 天,不仅有意思,也有收获。比如,他很 守时, 无论刮风下雨, 早上8点半开摊,

下午5点半收摊,周末休息一天,雷打不 动。如果偶尔家里有事来不了,也会在 补鞋摊的墙角边摆一块木板,上面写着 事由,什么时候再来,请谅解云云。还有 收费,一律明码标价,老少无欺;万一碰 到大钞找不开,他宁愿少收或不收,也决 不肯多收人家一分钱。

大部分时间,老王都低着头,静静 地干活,神情专注,动作娴熟。如果长 时间不见他开口,我就会主动向他提一 些补鞋的问题。而他回答了我的问题 后,还会继续讲一些令我既新奇又有趣 的话题。比如他说:"人们常说'鞋合不 合脚,只有自己知道',这当然说得不错。 不过,合不合脚,不单单是尺码大小的问 题,还有投不投缘的问题。有时你会惊 喜地发现,这双鞋如同是为你量身定制 一样。"又说:"从一个人的穿鞋可以看出 他平时的为人。每个人走路造成鞋的损 坏是不同的。"还说:"补鞋的时候要因人 而异,看身高、看体重、看走相,甚至看性

如果碰巧他不是很忙,他还会从鞋

的材料开始,和你长谈:"鞋面有棉的、革 的、皮的、胶的,不同的材料,透气性、保 暖性各不相同。而鞋底就更讲究了,除 了材料,还有工艺,有硬、软之分,有实 心、空心之别,还有弧形的、凹陷的、平板 的。不同的人穿同样的款式,或同样的 人穿不同的款式,其感觉都是不一样 的。"接着又补充:"还有线,线要与鞋面、 鞋底的材料相适应。线太韧了,就会拉 破鞋面、鞋底;反之,线太脆了,鞋面、鞋 底就会把线割断。尤其是胶水,胶水不 仅有软、硬之分,还有快、慢之异,具体用 什么胶水,要看鞋面、鞋底的材料而定。" 说到这里,他直了直身子,长吁了一口 气,拿过茶杯轻呷一口,然后笑着总结: "人与人交往也是如此,重要的是脾性相

有天下午,我有事经过他鞋摊,时间 还不到5点,却见他正收拾东西准备回去, 就顺嘴问道:"大伯,今天这么早收摊啊?" 他回我:"今天几个小的都要回来,一起聚 餐吃个饭。"我见他美滋滋的样子,接着 问:"家里有喜事吗?"他微笑答我:"也不 是什么喜事。今天是我生日,他们回来给 我过生日。"又似乎有点自嘲道:"这么大 把年纪了,过什么生日。可大儿子却说, 生活需要仪式感,不为什么,是提醒大家 不要忘记。想想也有道理,每个人需要的 不就是被记得、被关心吗!"

Ξ

我想起最后一次见到老王的情景。 那天,我还是去找他补鞋。他一边 补着鞋,一边说:"你这双鞋不错,是名 牌;看款式、皮质,还是真品。"他接着又 讲:"真品和假品不一样,懂行的人,一看 就看出来。真品简简单单,不花哨,但用 料和做工都很精细。假冒的东西,好看 不中用。

稍后,老王指指旁边的一双翻毛皮 鞋:"这双鞋是老李头的,已经补了好几 次了。这次我告诉他,不能补了,他还不 信。"他停了停又说道:"其实,鞋和人一 样,都是有寿命的。人年纪大了,要服 老。鞋子也有年纪大的一天。"我很理解 似地朝他点了点头。他继续自顾自嘀 咕:"年轻时轰轰烈烈,年纪大了就该复 归平静。总之啊,无论谁,最终都要退出 历史舞台。"老王宛若在对自己的一生作

或许,这就是我时时想起老王的原 因吧,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街角补 鞋匠,却给了我不少的人生启示。

□卢江良

那块崇祯十七年的城砖

那次笔者出差到临海,参观江南 长城时,在城楼上的一家博物馆,看到 一块被展陈的土烧砖。它曾为江南长 城的城砖,面向游客一侧的砖面上,刻 着阳文"太府闵"三个字。在它的旁 边,立着一张标牌,记载着烧制朝代、 年号及监制要求与实体尺寸。很显 然,那块城砖的厚度与监制要求相符, 宽度则超过监制要求的0.5厘米,无不 佐证了那块城砖的品质。

因为平时较少接触史学,标牌上 记载的"崇祯十七年",笔者只知道"崇 祯"是明朝的末代皇帝,也知道他最终 自缢于煤山,但不清楚他在世上度过 了多少岁月,也不清楚"十七年"处于 他人生的哪个阶段。那块城砖烧制得 如此优良, 佐证制砖方的敬业和监制

笔者甚至还告诉陪同参观的一位 宣传干事,回去后要专门为那块城砖 写一篇随笔,并讲述了大致的写作思 路:那块品质优良的城砖,说明了那个 时代监督机制的完善,从而一方面成 就了当时的繁荣旺盛,从中得出"以精 准监督提高防控水平"的治政效果;另 一方面也确保了江南长城坚如磐石, 一直能保存至今,成为当前临海难能 可贵的一道靓丽风景。

然而,笔者从临海返回,为着手写 那篇随笔而了解相关史料时,不由大 吃一惊:崇祯十七年,也就是1644年, 当年农历三月十九日(4月25日),李 自成率军攻陷北京,崇祯皇帝朱由检 于煤山自缢而死,明朝就此灭亡!这 也就是说,那块城砖监制的年份,恰好 是明朝灭亡那年。虽然那块城砖监制 的具体月份无从考证,但似乎已不再

可见,笔者企图从一块被监制的

城砖的优劣,来推断出一个朝代某一 时期国力的强盛与否? 无疑是一种美 好的臆想。根据笔者随后对那个时代 的了解,当时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朱由 检,面对危机四伏的政局,求治心切, 颇想有所作为。但终因矛盾丛集、积 弊深重,无法在短期内改观;加之朱由 检刚愎自用,又急于求成,在朝政中屡 铸大错,更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想想也是。一个朝代如同一件衣 服,在之前漫长的时光里,已被风雨侵 蚀得支离破碎,而崇祯年间,相对于整 个明朝,不过是其中的一只袖子,纵然 朱由检缝补得那么卖力,终究无法让 其牢不可破,相反由于缝补用力过猛, 一下子让整件衣服散了架。而在那个 过程中,那一块城砖,远不及一根线的 角色,它再怎么坚固,又怎么改变得了 整件衣服的命运?

行文至此,有人会说,你怎么能把 个朝代的安危,寄托于一块小小的 城砖?对于一块城砖而言,其职责是 连同其他城砖,让筑建的城墙固若金 汤。可当笔者再去了解江南长城的历 史时,又一次意外发现:它之所以能岿 然不动,并非城砖优质的功劳,而是因 其具备防洪功能,至于其他无此功能 的城墙,也就没有这般好命了。

当然,作为一块城砖,能烧制得坚 固耐用终究是好事,一方面确保了江 南长城的坚不可摧,使之能抵御倭寇 的袭掠和始终防御着洪水的侵袭,特 别是进入21世纪后,更在其研究和文 化价值上散发着独特魅力;另一方面, 作为个体,通过那块城砖,我们可以更 加全面而深入地了解到崇祯年间甚至 整个明朝,并从那段远逝的历史中感 悟出一些道理。

□江南布衣



孤傲灵魂的生存态度

1961年,耶鲁大学出版了夏志清的 《中国现代小说史》,当时正处于西方与 中国大陆的冷战时期,此书一出立即成 为西方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热门书,还 成了欧美许多大学的教科书。在这部英 文著作中,夏志清重点推荐了四位作家: 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张天翼,论述张 爱玲的篇幅多达42页。沉寂已久的张 爱玲仿佛重新被人发现,一跃成为中国 现代文学最耀眼的星座,如日中天,经久

张爱玲到美国后经济一直拮据,尤 其是和赖雅结婚后更加窘迫,多亏夏志 清出面向多所大学推荐,才找到可维持 生计的工作;他还牵线搭桥,促成洛克菲 勒基金会赞助她翻译《海上花列传》。按 中国的传统观念,滴水之恩当涌泉相 报。香港的宋淇夫妻给张爱玲提供过许 多无私的帮助,作为回报,她临终把所有 的遗产相赠。而对一生中最大的恩人夏 志清,张爱玲却没有任何回报,始终冷淡 相待。两人书信往来30年,夏志清写给 她的一些信件,拖了好久才拆阅;难得见 次面想请她吃顿饭,当着夏女友的面被 婉拒;发展到最后,连自己的电话也懒得 给夏志清了。夏志清曾将张爱玲写给自 己的100多封信结集出版,其中有一封 信就是这样表示的:"对别人我当感激万 分,对你就不必客气了。"

张爱玲这样冷落恩人,夏志清却是 -句闲话怨言都没有,因为在他眼中张 爱玲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 家",她的几部作品是中国小说史上的 "不朽之作"。对于这样的天才不能用世 俗的眼光去看她,他包容体谅张爱玲的 一切,包括对自己的冷淡与失礼,认为这 是朋友之间真正的相知,是古人所说的 "君子之交淡如水"。由此看来,夏志清 不光是个温文尔雅、学贯中西的学者,还 是个慧眼独具、识人惜才的伯乐,更是个 知书达礼、包容豁达的真君子。

张爱玲身处一个复杂而动荡的时 代,走上了起落不定、悲喜交替的鬻文之 路,孤独寡言成就了她的文字,所有阅 历,所有修养,所有情趣,成了她行文走 笔的厚重基石与丰富背景。可以看到, 一旦进入文字世界,她的思维和语言顿 时顺畅无比,活跃跳动,五光十色,变化 无穷。不可否认,张爱玲的个性特立独 行,如喜奇装炫人,常语出惊人,爱闭门 独处, 拒人于千里之外等。不过, 由此就 认定张爱玲是个不谙世故、傲慢无礼、孤 僻乖张的人,则未免有失偏颇。其实张 爱玲很懂人情世故,有时候还很圆滑乖 巧,如她赴美之前,主动给从未谋面的胡 适寄书写信取得联系,以便在美国申请

入驻资助作家文艺营时,请胡适出面作 为担保人。若能够换位思考,就可以理 解张爱玲之所以冷面拒人的原因。想要 成为世俗公认的热情洋溢、礼数周全、人 见人爱的完人,除了需八面玲珑地与人 敷衍周旋,不辞辛苦地迎来送往,还须贴 钱赠物经营好各种关系,不仅耗费时间, 更是耗损心性。张爱玲一旦陷入这世俗 的泥淖里,就无法再保持她冷静敏感的 观察力与独树一帜的思辨力,也无法写 出这么多优秀的作品存世。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说过:"只有当一 个人独处的时候,他才可以完全成为自 谁要是不热爱独处,那他也就是不 热爱自由,因为只有当一个人独处的时 候,他才是自由的。"话虽说得有点极端, 但却不无道理。因为只有在独处的时 候,我们才能静下心来思考,想想自己做 了什么,说了什么,想要得到什么?弄清 楚什么是自己的优势,认识到什么是自 己的不足。只有不断地独处反思,才能 使人的生理与心理都达到了一个成熟的 境界。杨绛先生晚年感慨道:"我们曾如 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 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 容。我们曾如此期望外界的认可,到最 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

十分红处易成灰

一块炭入了炉,红到极致后,结果 会如何?

□郭华悦

"十分红处便成灰",这话出自清代 徐宗干的《咏炭》一诗。炭入炉中,烧到 极致,到了十分红的时候,转瞬便会成 灰。曾经的十分红,成了过眼云烟。

这首诗中还有另一句,"一味黑时 犹有骨"。炭未入炉时,周身通黑,看着 还有点骨架子。入了炉中,烧红到了极 致,看似风光了,却也到了转瞬成灰的

由红入灰的,不只是炭,还有人。 一个人处于人生"黑"的阶段时,有 些风骨并不难。前路漆黑,日子困苦, 那些看似美好的诱惑,都远在天边遥不 利益,供两人分心;更多的是艰难困苦, 可及。此时,展现些风骨与淡泊,于眼 前的现实虽无补,亦无损。于是,人如 炭,未入炉时,"犹有骨"。

可一旦入了炉,形势则急转。混迹 名利场,媚上踩下,于是青云直上,由黑 转红。各种诱惑纷至沓来,近在咫尺, 唾手可得。只要把持不住,人生大红之 时,不懂韬光养晦,低调行事,容易在十 分红处,转瞬成灰,落得一个反面典型 的下场。

与此同理的,还有感情。

生死之交,患难伴侣,大多是在 "黑"的时候练就的。眼前没有可观的 需要两人同心取暖,一起走过。于是, 在这种环境中成就的感情,自然如黑炭 一般,真实而"有骨"。

成

摄

分道扬镳一般出现在由黑到红的过 程中。利益多了,难免分配不均;诱惑多 了,也不见得能把持得住。于是,分歧渐 生。日子越红,心则越远。最后,到了十 分红处,一拍两散,情如灰飞,恐怕也就 不意外了。

人生之中,"十分红处"有时比"一 味黑时"更值得警惕。

□游宇明

所有的果实都曾经是鲜花

世间少有人不希望自己有"出息" 老家的张三只念过小学二年级,名字都 写得歪歪斜斜,本事也平常得很,可人家 照样将"出息"两个字挂在嘴上。他理解 的"出息"是攒点钱盖个小洋楼,让两个 儿子顺利娶上媳妇。一个人读了些书、 职业高大上,追求的"出息"档次也就不 一样了。我熟悉的一个学者评上了正高 职称、做了博导,享受了某级政府的特殊 津贴,可人家还是在乎一顶官帽,觉得没 有一个"长"字相随,脸上挂不住。

向往"出息",本身没什么好指责 的。生活中许多事情都是可以有正常增 量的,一个人成功并不意味着别人必然 失败。但社会上确实存在这样的事,你 跋过山、涉过水、越过堑、闯过沼泽,吃过 所有难吃的苦,受过所有难受的罪,自以 为"出息"就站在对岸,结果仍然一无所 获。这个时候,你会想起什么? 是后悔 自己曾经的努力,觉得一切的"折腾"都 不值得,还是懊丧出发的时机太晚、做的 准备不充分?这两种心态其实都于事无 补。最好是抱有平常心,微笑着接受结 果,或者回到起点重新开始,或者另换一 条跑道。

启功当年做老师时,因为只有初中 学历,教学效果也不太理想,遭人轻视, 有一次还差点被解聘,可他没有灰心,在 恩师陈垣的支持下,不断读书、练讲,最 后成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教授,其 书画也誉满天下。他属于"从头再来"的 那类型。

有的人则是通过改弦易辙变得有 "出息"的。我熟悉的一位律师从小的梦 想是当作家,从初中开始就频频向报刊 投稿,一直延续到走向社会的最初几 年。他写过诗歌、作过散文、练过小说, 却很少被报刊采用。原来,此君的逻辑 思维能力极强,想象力却不够丰富,其理 性常常干扰形象。后来,他转行当刑辩 律师,成了全国有影响的律师。

人生在世,遭受一点挫折无比正常, 漫画家于昌伟说:"所有的果实都曾经是 鲜花,但不是所有的鲜花都能成为果 实。"真是讲到了点子上。一个人不论选 择什么方向作为生命目标,为它播过种、 萌过叶、开过花,就没有什么值得后悔。 对于我们的人生,失败与成功都具有各 自的意义,后者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前 者教育我们不应该做什么。

没有人是预知未来的神仙,你才华 再突出,应变能力再强,也不可能在刚出 发的时候,就知道自己一定会获得怎样 的结果。如果要有绝对把握再出发,我 们很可能永远不会迈开第一步。真正的 成大事者都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他 们相信每一颗果实都是鲜花变来的,因 此千方百计做好这一朵鲜花,在前行过 程中再一步一步捕捉机遇的气息,争取 让鲜花变成果实。

谈到如何抵达"出息",世人喜欢用 的一个词是拼搏。跟谁拼、与谁搏?一 部分是客观环境,一部分是自己内心。 卑微的出身、他人的冷视、领导的不理解 等等,都是客观环境的第一部分,你得去 超越、去沟通。懒惰、软弱、缺理想、无情 怀,属于自己的内心世界,你必须去改变、 去重塑。有时后者甚至更加重要。斗败 了旧我,就会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新我,我 们改良环境的手段才可能变得丰富,在困 难、挫折面前显示的韧性才可能更加强

所有的果实都曾经是鲜花,选定了 一条路就顶风冒雨前行,属于你的那份 果实迟早会到来。

□张达明

周有光老人的道歉

作为《中华读书报》的编辑,祝晓 风经常要与文化名人打交道。1998年 3月底,他接到周有光先生的一封信, 大意是感谢之前寄去的一份《中华读 书报》,上面刊登了一篇学术文章写得 如何如何精彩,"使我对《中华读书报》 肃然起敬"云云。祝晓风当天就给周 有光回了信。过了几天,又接到周有 光的回信,"欢迎到舍间来谈谈",并特 意嘱咐"来舍时间以上午9点之后,下 午3点之后为方便"。

虽然收到周有光的邀请,祝晓风 总觉得之前与老人没有多少交往,加 上他时年已经92岁高龄,怕对老人健 康不利,就没有贸然前往。这年的4月 21日,祝晓风和两位同事侯艺兵、张洁 宇外出采访,地点离周有光家很近,侯 艺兵就对祝晓风说:"周先生不是说让

你去他家吗?咱们现在就去,如何?" 祝晓风说:"提前没联系,贸然去合适 吗?"侯艺兵说:"没问题,我和周老很 熟,经常直接去找他。"于是,三人就去 了周有光的家。

那天,周有光刚从医院检查回来, 一听有人来拜访,特别是看见侯艺兵 后,就一边摆手一边不耐烦地说:"我 今天身体不舒服,不见客人。侯艺兵 你老是不打招呼就来!"这让三人有点 尴尬,就赶紧告辞了。

祝晓风没想到的是,两天后就收 到周有光的一封信,写道:"前天,4月 21日,星期二,我生病,一早到医院,经 过B超、X光等检查,折腾半天,然后回 家,疲乏不堪,心烦意乱。刚坐下,我 家小姑娘告诉我,有三位客人来了。 我问他,姓什么;她说不知道。我说,

我生病了,不能接待。忽然看见侯艺 兵同志在门口,我对他说,我生病了, 你老是不打招呼就来。于是,三位客 人都回去了。不知您是否在三位之

这件事,我错了。我写这封信,向 三位道歉!

我的病不严重,只是胆囊炎、支气 管炎,腰疼,咳嗽,估计不久就会好。 一俟痊愈,希望跟您约期叙会,促膝谈 心。千万原谅!"

看信后,祝晓风不知说什么好,又 回了一封信,也对那天的不期而至表 示歉意,不久又收到周有光的回信,约 他登门叙谈。两位忘年交见面后,相 谈甚欢,完全忘记了此前的不愉快。